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
于战胜衰老。 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372 期 | 2021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五 主编:龚建星 本版编辑:金晖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sherry@xmwb.com.cn

生命依旧精彩

李文娟

一节瑜伽体验课，让我意外遇见多年不见的忻姐。随着音乐，忻姐做着优美的瑜伽动作，汗水沿着她柔美的身躯流下来，一姿一态，十分好看。看着年近六十的她，身影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气定神闲，往事一幕幕呈现在眼前。

忻姐是我同学的姐姐，聪慧文静又漂亮，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生，毕业后在国企从事财会工作，老公是她的大学生，在外企工作。后来企业改制，忻姐考虑到女儿尚小无人照应，就“买断工龄”做了全职太太。刚开始，忻姐每天忙忙碌碌，把家里安排得井井有条，日子过得也算充实。随着女儿出国留学，老公工作繁忙，忻姐一下子空闲下来，从主角到龙套，无所适从。她白天追剧，晚上等待老公下班。但凡老公加班或公务应酬，一个晚上要打几次电话，“啥晨光回来？”“到啥地方了呀？”“哪能还没回来。”“再不回来，我们反锁啰。”“依勿要回来了。”起初，老公还会哄哄她，时间一长，特别是公务缠身时，就好比接到骚扰电话，难免态度生硬起来。有一次老公已电话告知她，加班晚回家，凑巧人机分离未及时接听她的电话，忻姐直接冲到他办公室，不管下属在场，劈头指责，让老公颜面尽失。夫妻间慢慢地从小吵到大闹，从怡情到伤身，从猜忌到不信任，再无交流，直至分手。离婚后的忻姐在同学的介绍下，担任民企财务。重回职场，让忻姐逐渐找回久违的自信。

相知、相爱可以走到一起。相守出现问题，缘分已尽，彼此也可一别两宽，也许，一幕悲剧的结束就是一幕喜剧的开始。世界是美好的，生命依旧会精彩。

同一屋檐下的陌路人

徐琰

继武是我中学同学，出生于军人家庭。毕业时，多数同学都去工矿或农村插队落户，他却去部队当兵了。

再次见到继武，他已经是一家银行的营销经理，成家有了儿子。妻子阿红是比我们小几届的同学，说起名字，大家都有印象。继武的父亲和阿红的父亲是战友，因而他们能成为一对，并不出乎我们意料。但是听到他俩离婚的消息，大家都感到惊诧。说起来，是因为他们两人的性格太相似了，都很强干，都不愿服输。继武是北方人，十足的大男子主义，在家说一不二，他认为老婆就应该相夫教子，做好家庭贤内助。而阿红偏偏是个事业型的女子，花在工作上的心思要比花在家务事上多。

于是一对曾经让人羡慕的神仙眷侣，针尖对麦芒，小闹天天有，大吵三六九，双方用刻薄的语言互相攻击，互相指责。自阿红升任一家民营企业的行政主管后，家庭矛盾愈演愈烈，最后两人离了婚。

离婚后，他们还是住在同一屋檐下。他们家是复式房，继武和儿子住楼上，阿红住在楼下，客厅、厨房、卫生间则共用。继武依旧买菜做饭送孩子上学，阿红依然没日没夜在单位忙活，没有节假日。双方互不搭理，有话通过儿子转达。

很多年过去，儿子结婚了。看到继武在朋友圈晒儿子婚房，晒两亲家欢聚一堂的画面。得知继武和阿红即将复婚的消息，同学们都很高兴。但天有不测风云，继武脑卒中，经抢救，成了植物人。退休了的阿红很尽心地侍候。有人劝说，你们法律上不是夫妻，你可以不用管。但是阿红回答，看在他多年坚守这个家的分上，我都要管他到终老。三年后，继武还是走了。

老
少
咸
宜

编者按：

相爱容易相守难，
年轻时我们不懂爱情。
这两句话或许可以为离婚夫妻注解。

有人曾采访过一对恩爱的金婚夫妻，没想到老两口都说他们没少吵架，结婚至今，至少有 50 次想过离婚。牙齿还要碰到舌头，夫妻吵架是难免的，但有的咬牙坚持住了，就迎来了风雨后的彩虹；有的，吵着吵着就彻底分了；有的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貌合神离，走着走着就散了……



摄影 / 赵海银

终于离了

周伟民

老张和美娟夫妇，说起来还是青梅竹马。在石库门老房子住在贴隔壁，美娟是独生女儿，而老张是老大，下面是一个妹妹，两个兄弟。

老张是 66 届高中，分在上海工矿，美娟比老张小三岁，在分配时，父母不舍得让她插队落户，托人给她弄了个病休，分在里弄加工组。老张和美娟的结合，是岳父母看中的。夫妻俩外表看着蛮般配，其实是早有裂痕的。本来就有独养女儿的优越感，后来美娟通过自己努力，成了区集管局干部，而老张的单位因为破产而下岗了一段时间，经济和社会地位一变，美娟就更对老张横竖看不顺眼，经常冷言冷语，就连难得过一次夫妻生活，都像施舍一样，让老张很受伤。但是看在岳父母面子上，考虑女儿还小，也就忍气吞声。

但老张还挺争气的，老厂破产之后，他组织了几位技术骨干，研究开发了铝合金材质的轻便水泵，一下子打开了销路，没几年，就成为业内著名的企业。家里的钱已经不是问题了，他每年赚的钱都有几百万，房子都买了好几套。

很快地，美娟到了退休的年龄，虽然不再对老张冷言冷语，却成了不管不顾，俨然追求起富婆的生活，每年出国游至少三次，平时隔三差五地农家乐和国内游，完全不关心老张的生活。就在 65 岁，老张患腰椎间盘突出，手术不大，但必须在床上躺半个月，吃喝拉撒都必须躺在床上，而巧的是，美娟报的欧洲十日游恰好是同一时段，按一般的夫妻，肯定是丈夫的病重要，但美娟却把老张扔给兄弟姐妹和护工，自己照样出国旅游！老张终于忍无可忍，决然地和美娟离了婚！

老夫老妻

「相爱容易相守难」篇

不要多疑

郑自华

小蔡和花坚结婚三十多年了。这些年来，小蔡觉得花坚的话越来越少了，一天说不上 10 句话，最多的就是“噉”“是的”“烦来”，很少有超过 3 个字的！想当初花坚追求她的时候，那嘴好像和录音机连在了一起，都是他在说话。有时问他，现在怎么成哑巴了？花坚说：“都老夫老妻了，该说的话都说完了。”说完，嘴巴又闭上了。

花坚外出旅游回来，小蔡问，到过什么景点？好白相哦？花坚回答：一般性。和谁一起去了？女人有几个？花坚不接口；花坚和同学聚会，小蔡问，你心中的偶像来了吗？说话了吗？说了什么话？因为花坚曾经说起对一个女同学有过好感，花坚说，无聊！

一次，小蔡碰到花坚的同学，那同学说，你家老公太能说了，同学聚会，他一个人包了一半场子，就像说单口相声，而且对女同学特别殷勤。小蔡心中一格愣，这杀千刀的会不会家中红旗不倒，外面彩旗飘飘？花坚和小蔡从分被子、到分床，后来女儿出嫁，就分房间睡了。有时半夜醒来，小蔡见花坚也没什么异常。小蔡偷偷查看花坚手机，没有什么暧昧的短信。听说，有的男人会将特殊号码编成移动、电信等号码，小蔡也没见啥问题。花坚喜欢去汰脚房，小蔡做了暗访，只见那次脚房灯光明亮，服务员都穿着制服，客人们都在做脚摩、扞脚等项目，没有暗门之类，不像是藏污纳垢的地方。

有人说，男人有钱就变坏，自己男人就那么一点退休工资，除了少量自己零用，都上交“国库”，花坚没有其他外快啊！小蔡吃不准了。于是去咨询心理医生，医生回答：老公没有花嚟嚟，老婆过疑寻烦恼。

冻僵的“爱”

吕庆

余香回帖了：“他依然坚冰一块！”还附了张北极冰山的图片，外带一个欲哭无泪的苦脸。

余香是我的同事，她嘴里的“他”，指的是她老公阿根，一个属鸡，一个属狗，后半生处得像冰似的。人说“嫁鸡随鸡嫁狗随狗”，大概说的不是这对鸡狗，要不，还没到古稀的年纪，咋就不睡一张床了呢？

年轻时他们爱过恨过。快活时，一支烟两人一口一口轮着抽，朝天喷几个圈圈后，咬一口红烧肉，旁若无人般把粘着牙味的另半块往对方嘴里塞，看着可笑，倒带着点人味；吵架时，不用人劝，钻进蚊帐，没到天亮准云开日出。想不到更年期一过，鸡还是这鸡，狗还是这狗，倒老死不相往来了。居委陈主任说，去他们家做调解，就像掉进了冰窟窿，寒气袭人。

阿根不吵不闹，就整天不瞄余香一眼，不搭一句腔。余香毕竟是女人，心里总有一块柔软的角落，受的气再多，一日三餐还是用心做的。

看着阿根成天板着脸，像欠他多还他少似的。余香苦着脸说：“黄世仁讨债都会开个口，我问欠他啥‘债’了，他吭都不吭一下。”有时，余香战战兢兢朝他“喂”一声，他歪着脖子朝下水道吐口浓痰，都舍不得把个“嗯”字顺便带出来。

用餐时间一到，阿根抓起筷子就吃。他喜欢的菜，三扒两扒就光了，剩下小半块啥的，哪怕余香就坐对面，也旁若无人般一口吞掉，余香心里苦涩，“哼”了一声，加着力说：“我嫌他牙臭呢！”

陈主任告诉我，这就是家庭“冷暴力”。我浑身哆嗦了一下，替余香担起心来：这冻僵的爱，能融化成春水吗？